



时光的深处和浅处

花祭(外一首)

千叶

当母亲
眷恋的双眼
生生望着我
一颗敬畏之心
刹那间被冰封了

当泪水
从您眼角滑落
那一刻
一颗感恩之心
瞬间也凋零了

当痛苦
渐行渐远
时隐时现
一颗赤子之心
也过了天命之年

当花季
轮回而至
洒落人间
我多想
再次相约 相视而谈

我问您说

我问
我从哪里来
您说
从天上来

我问
我向哪里去
您说
离开乡村 读书进城

我问
为什么读书
您说
因为妈妈没有读够

我问
读完书做什么
您说
做个让妈妈自豪的孩子

我问
怎么才能让您自豪
您说
顶门立户 回报家人

我问
那之后呢
您说
做一个想做的自己

我问
学无止境 沧海桑田
您说
心到佛知 心静就好

我问
我还想问
您不再说了 去了
灵魂存放的远方

十载寒江雪
今日又逢春
春雨润万物
相思渡终生

(追思慈母,离世十二周年祭)

悬崖上的仙人掌

艾诺依

远方的海,安放着童话
红尘的浪花
时而扬起时而落下
敲打厚厚的悬崖

微风也进不去
发烫的夏天,绿意
正蔓延
现实断裂的地方,长出
许多硕大的仙人掌

在海边遥望
骄傲,掠过岁月的肩膀
一道月亮湾,在箫风中曼舞
地平线与仙人掌直达

等你,裹着无法阻挡的温情
透过一种思念牵挂
等你,手捧最清新欲滴的露珠
从梦中朝我走来

王太生

有个朋友,多日不见,想请他喝茶,打电话时才发现我们分处不同的空间:我抱臂站在城市透明落地窗下抽烟;朋友抱膝坐在山中古宅的青石阶上观看风景。如果用计量来表示我们两个人在岁月中的位置与距离,分别在时光的浅处和深处。

时光的深处,是一个偏正词组,在安静的古村、古宅、老街、老巷,深山,人恍若一条鱼,一头扎进水底。

四周都很幽静,没有人打扰,就像那个坐在墙脚根处打瞌睡的老头。只有一只过冬的鸟,蹲在枝头安静啄食,风吹过。

当然,不只是时光的深处有远得恰到好处的空间,时光的浅处,也有手摸得着的浮雕触感。

光线和树影从头顶上筛落下来,我们的一场旅行,不知从何时开始?

去年秋天,我在上海,17时30分的陆家嘴地铁站,人群像涨潮的鸭子,浮满水面,这么热闹,是一种在时光浅处的水声哗然。

在时光的深处和浅处分别做一次旅游,人会有怎样的感受。

某年冬天,我住进一个山湖温泉。此处背倚一座低山,面前是一片连天的水,据说与三国时的大乔小乔有关,四周静得没有一声鸟鸣。

开阔而迷漾的湖面,几叶扁舟,似乎仍延续旧时的方式,撒网捕鱼,出入烟波里。

一片湖,连一片湖,这些汪洋恣肆的水,全在赶路,虽然默不作声,但它们心中的已有归宿,远处那一条,由西向东,生生不息的大江。

这样一个僻静的所在,来这里的人,心理上并不是觉得孤寂,想着一拨水,连着一拨水,平静便于江道连通,尘世就在不远处。

我在这个地方,躺了一个夜晚,做了三个梦,这些只能算是在时光的浅处与深处的交汇处。

在时光深处旅游,是骑一头驴,走进唐宋的城池。

在一幅洛阳楼宇图上看到,故国琼楼高如许,人如豆芥,他们陷在时光的深处。

我在时光深处,古人在深处;我现在的生活在浅处,从前的日子在深处。

该如何定义深与浅?

如果用若干年来比较时间的深浅,我觉得若干年前是深处,被水淹没;若干年后是浅处。

那时候,我还是一个文学青年,常去小城一个叫做蒋科宅第的老房子里读书,小城的图书馆就设在老宅,我借前朝乡贤的这块风水宝地,在老宅读书,偶尔会想起那个明代进士。

当然,若干年前,一个有能耐的人,在这个小城做了一件非常有业绩的事,若干年后也就销声匿迹。我自认为一个长得比较好看女子,后来也就变得和寻常女子一样,经常看到她,一个人独自去超市排队。时间,会摘下某些人的面具,磨去锐气和美丽。

当年,一个进城的中年农民头发梳得油光锃亮,经常找我父亲,有时候还顺便带来几样农副土产品。他是一个粮贩子,父亲在粮店工作,那个人经常来买点计划内供应的大米。我就很不解一个粮贩子为何这样精心打扮自己?现在想来,完全出于职业公关的包装的需要。一个好的发型,哪怕它油光锃亮,容易获得办事的满意效果。

时光的深处,是几个人,戴上金面具,在那儿

跳舞。

在时光的浅处,就是在酒桌上,刚结识一些朋友,虽然谈得很投机,也有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但毕竟在浅处。

一些人,在某个时段曾经很得意,时间一长,这些人如过江之鲫,渐渐沉下去了,他们逍遥在浅处,消失在深处。时光越深,深得快找不见影了。

张岱《陶庵梦忆》也是想起时光深处的事,意绪苍凉。他睡梦中醒来,“鸡鸣枕上,夜气方回,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意思是说,在枕上听到鸡叫,清明纯净的心境稍稍恢复,于是回想自己的大半生,繁华奢靡,大幕落下,转眼之间都成乌有,五十年来,全都变为一场梦。

有些事情,像一头小狮,睡在时光深处。忽然记起,小时候,我每天早晨睡在床上吃烧饼。那时冬天早晨,外婆怕我挨冻,买回滚热的烧饼塞在枕下,等我醒来即食,想到这些,那头小狮子又醒了。

在时光的浅处,有月下游鱼活泼游过的水声。这种声响是动听的,它让人听到时间走过的声音。

我喜欢深处的古朴与安静,也喜欢浅处的浮华和热闹。

曹化君

走进《春江花月夜》,仿佛武陵郡溪边的渔人走进一片桃花林,惊,喜,探寻。渔人邂逅了桃源村的人,我邂逅了张若虚。

从前,只知道《春江花月夜》是一首古老的曲,原来的它的祖先诗,是写诗的张若虚。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

寥寥四句,足以让人傻上一整天,仿佛看一个超级大片,宇宙是它的幕布,春,江,花,月,夜,是演员。若虚是主角,也是导演。终于懂了一个词儿,相见恨晚。喜中带怨,怨中含喜,皆是甜。

江流宛转连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

若虚一定是给百花的美和香熏醉了,恍惚了,所以春天起了霜,下起了雪。忽而哂笑自己的浅,若虚怎么会醉呢,他是醒着的,他在学张敞,给心爱的花儿着妆,一张张娇俏俊美的脸蛋儿愈发妩媚、生动。

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仿佛从飘满花瓣的木桶里走出来的女子,一轮圆月从海里走出来,走上夜空,清澈、清丽,天地间飘荡着花的香气。若虚到底醉了,痴了,发出天问,是谁最先见到这江畔的明月?江畔的明月最早照映到的那个人是谁?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为什么这么伤感?哦,我又露出自己的浅。若虚哪里是在伤感?他在流恋,在眷念。他就是江月要等的那个人呀,他导演的《春江花月夜》汇入长江,汇入历史的河流,汨汨淙淙。

若虚说,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周密说,奈蝶怨,良宵岑寂。正满湖,碎月摇花,怎生去得。

若虚说,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徐志摩说,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我相信在深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周密,徐志摩的诗句,都是从《春江花月夜》里撷来的呀。

整首诗一共三十六句,我准备用一年,不,用一生的时间去读,去品。

如此爱春,爱江,爱花,爱月,爱夜,除了天性,我在若虚的诗作里看见了自己。也是春天,也是水边,也是花团锦簇,也是月色袅袅,一个人,在如墨的夜色里,彳亍,徘徊,念想。

江边的人忽然恍惚起来。谁说《春江花月夜》写的是春?是江?是花?是月?是夜?是情。

读春,读江,读花,读月,读夜,读苍茫宇宙。读张若虚,也读自己。

带着这样的情怀,人无论在小屋里,人群里,胡同、公园、超市,菜市场……都是在春里,江里,花里,月里,夜里,苍茫宇宙里。

带着这样的情怀,无论写散文或小小说,无论喜或悲,心胸始终是打开的。

带着这样的情怀,每一个日子都清丽、质朴。诗意,犹如春花秋实,朝朝夕夕。

张若虚,字、号不详,名字也鲜为人知,只有两首诗入驻《全唐诗》的初唐诗人,如春,如江,如花,如月,如夜,在我的心溪,在时光的河流里汨汨淙淙,馥郁芳菲。



赵春青画

每个人都比自己想象的要强大,但同时也比自己想象的要普通。

米粉之味

欧阳

故人来访,看到小区内的“桂林米粉”店,问我味道如何。这个嘛,不能说好,也不好说不好。从问者的话语判断,其心中明显是有结论的。

果然,接着就是她的感慨:始终没明白这样味道的店家怎么能经年不倒!

坦白说,就我在北京光顾过的几家桂林米粉店而言,确实不能违心恭维,不过我没这么偏颇,一来北京这种人来人往的大都市,任何味道都是不乏饿汉光顾,何况聚集着号称吃货的人,再加上一些偏好所谓“特色”味道的食客,只要店家有胆识和恒心,没有开不下去的饮食铺子。

客观因素不说啦,接着念叨米粉。

我想,喜欢这一口的人,可能还是认同“桂林米粉”自有其味道上的独特吸引力,而未必就必须是桂林味道培育出的味觉。桂林那个地界早些年我是去过几次的,那时候地方餐饮还在闭门守土,尚未擅自九州转悠。彼时地方人士介绍特产,多指向腐乳和辣椒酱。这些个说法,从市面上的商品陈列可见,应该靠谱,再有就是狗肉,这就不知道是否属实了。

而关于米粉,以鄙人陋见,广西所属,著名的当是柳州的田螺粉(螺蛳粉)。记得当初落脚柳州询问

特色味道的时候,当地朋友还有点“扭扭捏捏”,因为螺蛳粉只在街边小店铺有售,“干部”不好意思坐小凳在街边就餐。不过,朋友还是很够意思,对我这种没身份概念的人友好开放:一早就带去了“名店”品尝,他们自己则远坐在街对面饮茶。

螺蛳粉的田螺土腥味很重,因之味道比较特别,佐以辣椒混合调味,我觉得口感还是不错。后来听说有产业化的作品,去年就寻人运来一些,结果和记忆相去云泥,似有一股陈腐味道,不说也罢。总之,末了是除米粉留存外,所有配料都交给了垃圾桶。

广西近粤,干炒牛河啥的自然也有,不过那不是汤粉,论及“汤粉”之佼佼者,人们通常想到的是云南牌照的过桥米线,以此名号招揽顾客的店家北京多有。客观说,有些店家的味道还是比较接近原产地的。

据说,过桥米线需以鸡汤为本才是正品,汤料表面漂浮着一层油,看着没一点热气散发,油层下面却是远超摄氏100度的浓汤,惟其如此,鹤鹑蛋、生火腿,以及生鲜的蔬菜类配料才能烫熟。就味道品评,如此这般的米线确实不错。不足是,此等老字号手法比较油腻,以前缺油的胃当然会觉得过瘾,但按现在的科学布道,味蕾享受之外,有点不利于健康。问题是,这样的难题不太好解决:油少了汤的温度就会不足,是一个不太好“现代化”的难题。

研究到此,友人不屑而言:“西昌的米粉就没这

事儿。”

西昌是俺故里,印象里以前米店不多,晚近这些年满街都是。因为对这一口没有特别的兴趣,所以,在后来流行起名号为会理羊肉(其实就是羊肉汤)米粉的日子,我所了解的,也不过是乳白色奶汤类的羊汤和粗如筷子、细如粉丝的各类米粉,而且坚信奶白色的汤不过是脂肪溶解入汤的原因,尽管食用起来感觉不到羊脂的油腻。

至于味道,我当然不能用自有的偏见来评价,讲个“专家”意见。

有一年在成都街面上游走,突然发现有“西昌米粉”的招牌,诧异为什么这么标称,在我看来,成都人向来以拒斥外来味道为荣,这么做不是自讨没趣啊。同行的辉哥解释说,有名啊,“西昌米粉味道巴适。”

真的么?

“这不得有假。”辉哥说,带着要证明真理的眼神。辉哥作为成都人对味道非常有自信,每次短暂接触的间隙,屡见多有朋友向他咨询餐馆味道,内中原因,用辉哥的话讲,缘于其天生的另一身份。

不以美食家自居的他,出身傲人,其父为广东人,扎根成都数十年不改研究粤菜的本性,而令堂则为地道的东北人,至今还放不下腌渍酸菜的业务,“哎呀,经常整,老汉儿(父亲)一口都不吃,成都人你晓得啦,送都送不出去,只有我给面子,陪老人家一起说好。”然而归根到底,辉哥还是成都口味滋养大的。

“我要是没得资格,你说哪个有资格!”就米粉巴适的评论,他问我。而我,只有心服口服地认同他说的对,没资格怀疑他的结论。



难忘的老北岗

陈汝嘉

转眼,我已年过半百。然而,儿时生活过的那片高岗地,多年来,却常在脑海中浮现。那是一片胜似天堂的欢乐世界。

北岗南麓是大片的酷似梯田的良田、沃野。清晨,一轮红日跃出地平线,光线洒在田野、水塘和生活区上。云片懒洋洋地进行着。微风吹得沉甸甸的麦穗沙沙作响,远处传来低沉的公鸡啼鸣。农民伯伯趁着早凉,弯腰割麦。麦地旁,小溪清澈见底,在枝繁叶茂的水草的幽暗空隙中,一条鱼儿嘴对着水流,懒洋洋的一动不动。四处丛生的青草、野花被露水打得格外水灵,圆圆的露珠,被朝阳映得五光十色。微风不停地将小麦、青草、野花的悠悠清香,溪水的清凉,一股股送过来。麦地上,一群麻雀一哄而起,飞向树丛;闪着宝石般亮光小眼睛的蝴蝶在土地上飞快地穿梭;蜜蜂嘤嘤嗡嗡,沉醉在五颜六色的花朵上;蝴蝶在娇艳的花从中翩翩起舞;蚂蚱在草丛中欢快地蹦跳跳跃;蜻蜓抖动着透明的翅膀,在空中飞来飞去。孩子们迷着捕捉红的、绿的、蓝的蜻蜓。手巧的孩子手握细绳拴着雄蜻蜓的竹棍,在空中抡转,招引雌蜻蜓。逮到大绿头的,是孩子们最高兴的时刻,欢声笑语会在田野上空飘得很远很远。

北岗顶部是土质坚硬的胶泥地。晌午,烈日炎炎。人们都躲在屋内,孩子们趁大人午休,一呼百应,跑到岗顶。岗下全貌,尽收眼底:成畦成行黄绿

错综的田野,闪着耀眼光辉的如一面面明镜的池水,缩小了比例的连株比邻,疏落有致的楼房……北岗北麓有几处水面平静、水清见底的水洼。玻璃般碧透的水洼,在阳光照射下,水色呈不同颜色,闪光处如银鳞,浅处像蔚蓝的海水,深处似绿色锦缎。水中,墨绿的水草从中冒着串串珍珠似的泡泡,一群群鱼儿在水草中穿来穿去。洼